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三宝太监西洋记

下

[明] 罗懋登 著
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三宝太监西洋记

下

[明] 罗懋登 著



第六十六回

三太子举刀自刎 哈里虎溺水身亡

诗曰：

三千甲士尽貔貅，笑拥牙旗策胜谋。海上初分鱼鸟阵，军中还取犬羊头。村原昼永天风静，巢穴烟消海日流。从是天山三箭后，为言功属状元收。

却说唐状元道：“分射的箭各得平过，且看合射何如？”三太子道：“请出箭来。”唐状元道：“请出。”三太子一箭过来，唐状元一箭过去，两枝箭在半中间一撞，扑的一响，一溜烟瀑出一块火来；唐状元只作不知。三太子又一箭来，唐状元又一箭去，又是半中间一撞，又是一响，一溜烟一块火。三太子又一箭来，唐状元又一箭去，又是半中间一撞，又是一响，一溜烟一块火。怎么一溜烟一块火？原来三太子立心不善，合射之时，恰就拿出个火箭来，思量要下手唐状元哩。唐状元心里又灵，却又拿出个箆头箭来。箆头箭头是大的，故此一箭挺住他一箭，挺出他的火来。三太子看见三枝火箭，箭箭落空，心上有些惧怯。唐状元只作不知，不说破他，只说道：“分射已是平过，合射又是平，将怎么再见个输赢？”三太子道：“我和你再射一回何如？”唐状元道：“你这个箭射不得我，有一个女将和你对射一回罢！”

三太子听见叫个女将和他对射，他心上好笑又好恼。怎么好笑又好恼？天地间只有个文官把笔安天下，武将持刀定太平，怎么有个女将会射哩？这不是好笑！自古以来，交锋厮杀，兵对兵，将对将，怎么唐状元叫个女将和我对射，忒小视于我，却不可恼！心上吃恼，半日半日不曾开言。

黄凤仙高叫道：“番狗奴！你不答应，你欺负我是个女流之辈么？你可晓得女娲炼石补天，木兰代父守戍，这都不是女流之辈干的勾当么？”三太子受黄凤仙这几句话吓倒了，他说道：“也罢，我和你对射一回。”黄凤仙道：“怎么射？”三太子道：“也是先前分射三箭，落后合射三箭。”黄凤仙道：“你先射来。”三太子道：“饶你先射起。”黄凤仙道：“谢饶了。”牵开

弓来，就是一箭。三太子也学得唐状元，放下了刀，袖着手，把个头往左一闪，一枝箭过右边去了。黄凤仙又是一箭，三太子把个头往右一闪，一枝箭过左边去了。黄凤仙又是一箭，三太子把个头一低，一枝箭过上面去了。黄凤仙心里想道：“番官也只是这等的本领。”故意的喝上一声采，说道：“好！好！今番该你射过来也。”

三太子拽满了弓，搭准了箭，狠着是一箭来，黄凤仙道：“待我卖个解来，你们瞧一瞧着。”怎么的解？喝声“左”，那枝箭果真是左，刚刚的插在左边鬓上。黄凤仙道：“你可认得这个解么？”三太子道：“不认得。”黄凤仙道：“番狗奴！这叫做左插花，你就不认得么？”道犹未了，三太子又是一箭来。黄凤仙喝声“右”，那枝箭果真是右，刚刚的插在右边鬓上。黄凤仙道：“你可认得这个解么？”三太子道：“不认得。”黄凤仙道：“番狗！这叫做右插花，你就不认得么？”三太子心里想道：“这等一个女将，这等大卖弄。待我作准射她一箭，不要她过左，不要她过右，看她何如？”拿准了箭，认定了中间，狠着是一箭过来。三太子吃了老大的气力，费了老大的心机，只说是三箭要把天山定，哪晓得黄凤仙不慌不忙，喝声“中”，张开个口来，那枝箭可中的在口里，咬着箭，还说道：“你可晓得这个解么？”三太子道：“不晓得。”黄凤仙道：“番狗奴！这叫做飞雁投湖，你就不晓得么？”三太子吃了好一吓，说道：“世上有这等一个女将。原来南朝人是有些难相处哩！”

道犹未了，黄凤仙道：“分射已毕，再请合射，看是何如？”三太子道：“请合射。”黄凤仙道：“面对面儿的射，不见得高。我和你不如背靠着背儿射，不知你心下何如？”三太子低头一想：“说是两家合射，假饶面对面还怕有个差错，怎么说个背靠背儿的话？这个成不得。”故意的扯个谎说道：“我西洋风俗，相见之时，以面为敬，以背为慢。还只是面对面射罢！”黄凤仙也扯个谎，还他说道：“我中国风俗，临阵之时，以面为弱，以背为强。”三太子道：“风俗各有不同，却怎么处？”黄凤仙道：“各随各俗，箭中了就算赢家。”三太子道：“假如射了你的背，却不算暗箭哩。”黄凤仙道：“但凭你射来就是。”三太子道：“请先射来。”黄凤仙道：“今番该你先射了。”三太子道：“多承尊让。”

道犹未了，扑通的响，一箭过来。黄凤仙背对着三太子，还他一箭过去。一箭来，一箭去，可的射一相当，箭头对箭头，落在地上。两边大小

军人，齐齐的喝上一声采。喝声未绝，三太子又是一箭过来，黄凤仙背着又是一箭过去。一箭来，一箭去，又可可的射一个相当，箭头对箭头，落在地上。两边大小军人，又齐齐的喝上一声采。喝声未绝。三太子又是一箭过来，黄凤仙背着又是一箭过去。又可可的射一个相当。一枝箭射一个相当，却又有一枝箭射中在三太子甲上。怎么一枝箭对一枝箭，又有一枝箭射中甲上？原来黄凤仙的箭不用眼看，得心应手，有百步穿杨之巧。射到第三回上，她就连发了两枝。一枝是寻常的箭，故此头对头的，射一个相当。这一枝却是钢铁纤成的，就像个袖箭一般，故此飞身中在三太子的甲上，却又中在肩甲上，斗发了前日的箭疮。

三太子脚轻头重，一个筋斗翻下马来。南军一涌而去，都要活活的捉住他。亏了哈里虎一张鬼头刀，左三右四，前五后六，一荡子拦住南兵，把个三太子救上关门而去。黄凤仙喝声道：“哇！今日且寄下你这两颗驴头，明日再来取也。”唐状元同着黄凤仙得胜回营，不胜万千之喜，见了元帅。元帅满口称扬，吩咐一面纪录司纪功，一面军政司设宴庆驾，一面取过银牌、彩缎，颁赏有差。

却说哈里虎救得三太子上关，调治几日，心心念念切齿之恨。番王日夜里担忧，却又不肯开言，怕气坏了孩儿。调治几日，好了箭疮，番王道：“孩儿，今番只是投降为上，免得受这等刀箭之苦。”三太子道：“父王在上，有所不知。孩儿这如今是个骑虎之势，不得自由了。”番王道：“怎叫做骑虎之势，不得自由？”三太子道：“孩儿和他杀了一月有余，恨入骨髓，不是他杀孩儿，定是孩儿杀他，却不是个骑虎之势？”番王道：“只怕他杀得你，你反杀不得他，怎么是好？”三太子心上十分不悦，说道：“父王好差！只管拦头说个不利市的话，也罢，就是他杀了孩儿，孩儿也顾不得了，毕竟要和他大杀一场，方才心死。”番王看见三太子说硬了话，又且埋怨于他，一任是不好开口，闷闷而去。这也是三太子命合刀下而亡，兆头先就不好了。

却说三太子看见父王起身去了，叹上两口气，说道：“为子死孝，为臣死忠。我分明要做个好人，偏我父王不肯把个好人我做哩！”哈里虎道：“这如今不在说父王肯不肯，只在说个破敌之策是怎么样儿？”三太子道：“我如今已自筹之久矣。只有一个夜战，拿定的要赢他。”哈里虎道：“怎么拿定要赢他？”三太子道：“我受箭而归，南船疑我十死八九。就是日

上,他料我不能厮杀,莫说是夜晚间,他岂提防于我,况且今夜这等大风,他愈加不提防于我。我和你领了水兵,驾了海鳅船,劫他的水寨。只是这等劫他,还不是高?每船上多带些荻芦柴草之类,堆塞他的船上,放起火来,教他上天无路,入地无门。这个计较,你说可拿定赢他么?”哈里虎道:“前番反受了他的亏,不知今番却是怎么?”三太子道:“似此迟疑,再无了日。我如今也不管他或输或赢,都在今夜一决。”哈里虎怕败了他的兴,只得转过口来,说道:“用兵之道,只许向前,不要退后,只许说赢,不许说输。”三太子听见这几句话儿,却才有些喜色,说道:“好话!好话!得胜之时,我和你子子孙孙同享富贵。”道犹未了,即时同到教场之中,坐在牛皮帐上,选出平素精练的水兵三千多个。内中选出武艺熟娴,深通谋略,堪充头目的,得八个。点过海船三百号,各船满载荻芦柴草引火之物,分作六处。三太子和哈骝马各领五十只当先,八个头目各领二十五只押后。分为两队,如鸟有两翼,如鱼有两个划水,前后策应,不许疏虞,分拨已定,只待天晚,便宜行事。

却说二位元帅正然坐在帐中,谈论军情重务,猛然一阵旋风,从西北上旋起,直旋到中军帐下才止。老爷道:“这一阵怪风头来,又主损折人马。”王爷道:“这不为怪风,是个信风,一定有个事故,特来相报。”老爷道:“去请过国师来,问他是个什么吉凶。”王爷道:“国师哪里管你这些,只请问天师便知端的。”

即时传令,请过天师来。相见礼毕,分宾主坐下。老爷却把个旋风的故事,告诉他一遍。天师不敢怠慢,袖占一课,说道:“这个风不为小可,主今夜三更时分,贼兵来劫水寨,有好一场惊慌哩!”老爷道:“怎见得?”天师道:“西方属金,性主杀,北方属水,色尚玄。以此推之,便知夜半之时,贼兵来劫水寨。”老爷道:“何以处之?”天师道:“祸福无常,避之则吉。既有贼兵劫寨,不过吩咐各各将官预先做一个准备就是。”老爷道:“多谢天师指教,若不是这等神算先知,几乎又中了这个番狗奴的奸计!”

送过了天师,即时传令诸将,会集帐前,商议退兵之策,一个将官陈上一个计策。王爷道:“俱说得有理,只要总起来便为得算。”老爷道:“怎么总起来?”王爷道:“千金之裘,非一狐之力;万全之策,非一善之长。今日临大敌,遇大变,怎么不要总一个大主张?”老爷道:“今日之事,悉凭王爷主张就是。”王爷道:“依学生之见,水军大都督陈堂领战船五十只,水军

五百名,各带神枪、神箭、鸟嘴铳一千夜战兵器,停泊在水寨左侧,以待贼兵。中军炮响为号。水军副都督解应彪统领战船五十只,水兵五百名,各带神枪、神箭、鸟嘴铳一千夜战兵器,停泊在水寨右侧,以待贼兵。中军炮响为号。参将周元泰统领哨船五十只,水军五百名,各带硫磺、焰硝引火之物,埋伏在海口上东一边空阔去所,以待贼兵回来进口之时,拦住他杀他一阵。听候喇叭天鹅声为号。都司吴成统领哨船五十只,水军五百名,各带硫磺、焰硝引火之物,埋伏在海口上西一边空阔去所,以待贼兵回来进口之时,拦住他杀他一阵。听候喇叭天鹅声为号。游击将军刘天爵统领哨船二十只,水兵二百名,各带风火子母炮,往来冲突放炮,以张我兵威势。游击将军黄怀德统领小哨船十只,水兵一百名,各带号笛一管,往来巡哨,觐视敌兵来否,远近号笛,报知中军。马如龙、胡应凤、黄彪、沙彦章各领步兵五百名,埋伏海口里面两边崖上空阔去所,防备番兵逃走上崖,两路截杀。以铳响三声为号。”各将听令已毕,各自归营,准备行事。

老爷道:“调度精密多得王先生。只是还有一件,有些不利于我兵。”王爷道:“是哪一件不利于我兵?”老爷道:“今夜这等的大东风,是个拢岸风,不利于我西岸。番奴若是仍前放火,他是上风,我们是下风,我们就有些不便提防。”王爷道:“这个风不妨得。我们左右两翼,却又在贼兵之上。放火烧他,那时节他自治且不暇,怎么又能够来烧我们?”老爷道:“这还不是个万全之策。我烧得他,他烧得我,彼此有损无益。必须还得一个妙计才好。”王爷道:“再没有个什么妙计,除非是把个风来调一下转哩!”老爷道:“调转得个风又要何如?”王爷道:“这个也不难,请天师来,就调得个风转。”老爷道:“言之有理。”即时请过天师来,告诉他:“这个东风不便。”天师笑了一笑,说道:“昔日赤壁鏖兵之时,万事俱备,只欠东风。今日二位元帅又欠了西风。”王爷道:“华夷不同地,故此一东一西,全仗天师道力斡旋一番。”天师道:“贫道一力担当。”元帅道:“须烦天师作速些才好。”天师道:“再不消二位元帅费心。但只是交了夜半之时,就有西风起来。”二位元帅谢了天师,各自归营听候。

却说游击将军黄怀德领了将令,回到本寨里面,点齐了小哨船十只,水军一百名,先前出巡打探敌兵,一边在放船,一边心里想道:“元帅吩咐于我打探敌兵,我若是打探得不真,却不违误军情!我若只是这等明明白白放开船去,惊动了敌人的耳目,怎么打探得真?又且泄漏了我们军情,

他反得以为备。”眉头一蹙，计上心来，说道：“也罢，海上有一等的白天鹅，就有我们这个船大。我不免把这个船，就扮做个天鹅样子，令他不知不觉，我便体探得他真，他又不得提防于我，岂不为美！”筹算已定，即时吩咐左右取出白布来，把个小哨船去了桅竿，下了篷脚，浑身上下，细细的幔了一周。前面取巧儿，做个鹅头；后面取巧儿，做个鹅尾巴。自由自在，放在水面上闲游。布幔里面，都坐得是这些军士，撑起耳朵，张开眼睛，仔仔细细在那里打听，只等三太子的贼船出来。

却说三太子同了哈驸马，到了一更天气，叫起八个头目，点齐三千个水兵，放开三百只海船，大开水关，一拥而出。只见乌天黑地，船头上一声响。三太子问道：“船头上是什么响？”水兵报说道：“关门上掉下一个白须老者，掉在船头上，掉得一声响。”三太子心上有些吃惊，叫道：“快拿他过来，我问他一个端的。这厮敢是南船上一个奸细么？”拿过老者来，三太子问说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这等夜静更深，到我船上有什么事？”那老者应声道：“愚老是西总兵门下一个记室，特奉西总兵差遣，差遣我赍一瓶酒，一只鹅，特来你这船上奉献太子，聊壮军容。”三太子大怒，骂说道：“这厮分明是个奸细，敢借我西总兵为名。我西总兵今已魂飞魄散，岂有鹅、酒夜来壮我行色之理。”掣过那两张合扇刀来，照头就是一下子。一刀下去不至紧，早已砍在船头上，哪里有个老者！只见船头上左一边是一瓶酒，右一边是一只鹅。三太子又说道：“这个鹅、酒都是些妖邪术法，惑乱我的军心。”提起刀来，酒上一刀，一刀下去，就迸出一团火来，望天上一爆；鹅上一刀，一刀下去，就跳起一只鹅来，望海里一飞。

三太子心上有些不悦，一边吩咐放船，一边请过哈驸马来，把个老者、鹅、酒之事，对他细说一遍。哈驸马说道：“贤太子，你可记得前日祭赛西总兵之时，白鹅跳起来讲话？”三太子记将起来，说道：“似此观之，今夜有些不利。”哈驸马说道：“为将之道，见可而进，知难而退，既晓得有些不利，莫若趁早抽兵而回罢。”三太子道：“我昨日曾对父王讲过了，输赢都在此一决。若要我抽兵而回，却有些难。”哈里虎道：“既不抽兵而回，只怕前面有些差错，反为不美。”三太子道：“怕有差错，不如先差下一只小船，前去哨探一番。哨探得果有准备，我这里就鸣锣击鼓，明杀他一阵。哨探得他若无准备，我这里还是依计而行，不怕他不遭在我的手里。”哈里虎说道：“这个有理。”即时传令，差下二十名小番，驾着一只小船，悄悄

的到南船身边哨探虚实。

一会儿，小番回报，说道：“南船上鸦悄不鸣，草偃不动，没有一些准备。只是海面上有几十个天鹅，游来游去，就像个晓得进退的意思一般。”三太子道：“只要南船上不曾准备，就是我们功劳该成，管他什么鹅不鹅！”哈里虎道：“那个鹅，只怕就是先前船头上的鹅么？”三太子道：“行军之际，见喜不喜，见怪不怪。你只在说些邪话哩！假饶西总兵有灵，我明日成功之后，再去祭赛他一坛。他有父母，我替他奉养；他有妻子，我替他抚育；子孙成人，我替他荫袭。他再有些说话罢？”一任放船开去。哈驸马一会儿心惊肉颤，晓得有些不利，只是三太子缠着要行，不由他谏止。这也莫非是我南朝当兴也，莫非是三太子该败。

三百只番船，将次一二里之时，海面上烟雾蒙蒙，急忙里看不真。离岸风又紧，急切里不得靠着水寨。只见水面上那一二十只天鹅，又是这等游来游去，恰像有些意思的一般。番船正在靠着水寨，正要动手，他又走近前来，一冲一撞。三太子恼起来，叫声：“弹弓在那里？”接过弹弓，复手就是一弹子。一弹子打得个天鹅背上一下，扑通的响，只见天鹅肚里齐齐的号笛一吹。怎么天鹅肚里有个号笛会吹？原来这个天鹅，却就是游击将军黄怀德体探军情的小舢舨儿。他看见番船将近，故此趁着他的弹子势头，就吹一声号笛。这号笛一吹不至紧，中军寨里一声炮响连天。

响声未绝，南船上一片的火光，如同白日。火光里面，左壁厢闪出五十只战船，五百名水军，神枪、神箭、鸟嘴铳，一任的飞注如雨，截住厮杀。船头上站着一个大将军，原来是水军大都督陈堂，全装贯甲，手执长枪，高叫道：“番狗奴！你可晓得中了我的妙计么？不如早早的跪着受降，也免得这一枪之苦。”道犹未了，又是中军寨里一声炮响连天。响声里面，右壁厢又闪出五十只战船，五百名水军，神枪、神箭、鸟嘴铳，一任的飞注如雨，截住厮杀。船头上站着一个大将军，是水军副都督解应彪，全装贯甲，手执长戈，高叫道：“番狗奴！你可晓得中了我的妙计么？不如早早的跪着受降，也免得这戈兵之苦。”

三太子看见势头来得不好，不敢厮杀，即时传令，收转番船，望海口里面而跑。后面陈都督、解都督两路的得胜战船，追将过去，势不如山，再有哪个抵挡得住？番船一竟奔进海口子里面。

刚刚的巴着海口，只见南船上一声喇叭，吹做天鹅声。海口子东一

边,早已闪出五十只战船,五百名水军,一齐的火箭、火炮飞将过去。又都把些硫磺、焰硝引火的诸物,一齐的堆将过去。番船上延烧起来,再救得住罢!南船上站着了一员大将,原来是参将周元泰,全装攒甲,手执长刀,高叫道:“拿住三太子的,赏金子一千两。”道犹未了,又是一声喇叭,吹做天鹅声。海口子西一边,早已闪出五十只战船,五百名水军,一齐的火箭、火箭飞将过去。又把些硫磺、焰硝引火之物,一齐的堆将过去。番船上愈加延烧一个不住。南船上站着一员大将,原来是都司吴成,全装攒甲,手执开山大斧,高叫道:“三太子在哪里?拿住三太子的,赏银子一万两!”前后左右都是些南船,围的番船铁桶般相似。番船上又是发火延烧。中间又是游击将军,刘天爵把些哨船杂进到里面,放起子母炮来,喊杀的又多,炮又响,火又狠。况兼天师在朝元阁上祭风,风又大。番船上十个中间,烧死了三四个;跳在海里,淹死了有三四个;只剩得一两个,也又没处藏躲。

三太子叫说道:“会水的不如走上崖罢。”刚说得这一句“走上崖罢”,只见三声铙响,两边崖上又是喊杀连天,又是火明如昼。火光里面,四路军马,四个将军:一个是游击大将军马如龙,骑一匹马,拿一张偃月刀;一个是游击大将军胡应凤,骑一匹马,拿一根三十六节简公鞭。这两个在一边,一上一下,一往一来。又是一个是游击大将军黄彪。骑一匹马,拿一杆方天戟;一个是千户沙彦章,骑一匹马,拿一根吞云饱雾紫金鞭。这两上又在一边,也是一上一下,一往一来。海口里面两边崖上,闪出这四路军马、四个大将军,哪个再敢上崖去罢?

三太子起头一望,烧得可怜。海面上通红,海水都是热的。只身独自,四顾无门。将欲厮杀,有手段没处去使;将欲上崖,崖上军马又是不相应;将欲下海,枉死不甘;将欲投降,不服这口气。正在思量左右难的时候,只见上流头流下一只小小的船儿,也没有篷,也没有桅,也没有篙浆,也没有锚缆,也没有人。三太子看见,心里想道:“这等一个寡船儿,莫非是大船后面掉了的脚船儿?也罢,昔日项羽不渡乌江,致有自刎之惨!我莫若躲在他里面,随其波而逐其流,留得五湖明月在,不愁无处下金钩。”一枪抓过个小船来,一翻身飞将上去。刚刚的跳下船,舱里面只见两下里,枪的枪、刀的刀、钩的钩、耙的耙,雪片一般,奔到他身上。三太子晓得这个船是南军扮成来捉他的,仰天大叫一声,说道:“苦也!可怜我的西

总兵,前日祭赛之时,那只鹅活将起来说道:‘太子哥,太子哥,前行还主折人多,陪了一壶酒,还要陪着一只鹅。’今日出门之时,果有一壶酒,一只鹅。这海上又是这等一群天鹅,好灵验也!”说了这一荡,又叫上一声,说道:“父王!父王!我做孩儿的,今番顾不得你了。待我来生之时,再做你的儿子,再尽个为子之道罢!”道犹未了,一手掣过一张刀,一手就掉下一个头来。

众人提了他的首级,报上陈都督。原来这个船是陈都督的妙计,故此提得头报上陈都督。陈都督亲自检验。这一陈好狠也,三百只番船、三千名番兵、八个头目、一个三太子,都成灰烬之末。细查一番,只是不见了个哈驸马。

毕竟不知这个哈驸马躲在哪里,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七回

金眼王敦请三仙 三大仙各显仙术

诗曰：

一将功成破百夷，旄头星落大荒西。千年丰草凄寒寨，万里长风息鼓鞞。虎阵背开清海曲，龙旗面掣黑云低。只今谩数嫖姚事，大树犹闻铁马嘶。

此时已是四更左侧，陈都督提来三太子的首级，各将提了各人取的番兵首级，也有水军头目的首级，一齐献上元帅。元帅道：“天师之算，诸将之功。”纪功颁赏，各各有差。元帅道：“三太子的头到在这里，只是怎么不见哈驸马的头哩？”众官道：“黑夜中间，一时分别不得，不知逃走到哪里去了？”

到了天明，只见游击大将军黄彪提了一颗首级，掷于帐下。未及开口，众将官都站在帐前，都认得是哈驸马的首级。元帅道：“可真是他的么？”黄游击道：“果是他的。”元帅道：“你在哪里得他的来？”黄游击道：“是末将今早之时，巡哨海口子两边崖上。只见水关上一伙番兵，拥着一员番将。番兵请那番将上船，那番将坚执不肯上船。是末将近前去问他一个端的，原来那员番将就是驸马哈里虎，那些番兵都是城里面走出来的救兵。怎么哈里虎站在那里？只因夜来火烧之际，他无计可施，摔在水中，慢慢的走到港里面芦苇丛里。到了今日天明，救兵都到，都请他上船进关而去。他不肯去，说道：‘我夜来亲承国王钧令，保护三太子前来，也只指望一战成功，君臣有益。哪晓得皇天不祚我国，致使我们这一败涂地。一只船也不见，一个人影儿也不归。哎，好凄惨也！今日连三太子都死于南人之手，不得生还。三太子既死，我岂可独生。罢了！罢了！这个水就是我的对头了。’一下子往水里一跳。众人一把扯住了他，他说道：‘你们不要扯我，只是回去之时，多多的拜上国王爷爷。我枉受了朝廷的高爵厚禄。食人之禄，不能分人之忧；乘人之马，不能济人之难。深负国恩，死而无怨，惶愧！惶愧！’一下子往水里又是一跳。众人一把又扯住

了他。他又说道：‘你们再不要扯住我。我无疑的是死，只你们回去见了国王爷爷，劝他务要起倾国之兵，替我二人报仇，不可降他，致令我们死不瞑目。’一下子往水里又是一跳。众人一把又扯住了他。他又说道：‘你们怎么又扯住我？我终不然有个再生之理？只你们回去之时，拜上国王爷爷，若要报仇，空手不得前去。吸葛刺界上有个红罗山，山上有三个异样的好人：一个叫做金角大仙，一个叫做银角大仙，一个叫做鹿皮大仙。三个人都是一样的法术通玄，变化莫测，人人都晓得他是个世上活神仙。若得这三个人肯来扶助社稷，……’道犹未了，一下子往水里一跳。众人因他话语未终，故此不曾提防得他，他却就跳在水里去了，三魂归水府，七魄返泉宫。末将因见他有这一段忠义处，故此不曾威逼于他，尽他自尽了，却才取过他的首级，来见元帅。”元帅道：“三太子为子死孝，哈里虎为臣死忠。夷狄之国，有此忠孝之士，我们堂堂中国，到反不如他。故此孔夫子说道‘夷狄之有君，不似诸夏之无也’。”即时分付旗牌官，把这两颗头依礼合葬，俱葬以大夫之礼。安葬已毕，又竖一道石碑，放在他的坟前。碑上打着一行大字，说道：“西洋金眼国忠孝之墓。”碑之阴面，王爷又题了四句诗，镌刻在上面。说道：“太子见危能授命，为臣驸马致其身。世间好事惟忠孝，一报君恩一报亲。”

却说金眼国一班救兵，看见哈驸马溺水身亡，一直奔到朝堂之上，大哭起来。番王吃了好一惊，说道：“你们哭些什么？”众军道：“夜来一阵，我们军人船只俱化做了一堆火灰。”番王道：“三太子何如？”众军道：“三太子也在灰里面。”番王听见这句话儿，身子往后一仰，就跌在胡床之上，三魂渺渺，七魄茫茫，不省得一些人事。文武将官一齐的走上前去，扶将起来。过了半晌，方才苏醒，却问道：“哈里虎在哪里？”众官道：“哈驸马已自走到水关上来了。听见三太子身死，他就不忍独生，溺水而死。”番王又听见哈里虎身死，如失左右手一般，放声大哭。哭了一会，却才说道：“哀哉驸马！痛哉吾儿！你两个人一个死忠，一个死孝，倒做得好人去了，止丢得我一个老身在这里，生无益于当时，死无闻于后世。不如也寻个自尽罢！”道犹未了，一手掣过一把刀来，就要自杀。左右头目连忙抱住他的头、夺下他的刀，劝说道：“人死不可复生，兵败可以再胜。我王为一国之主，一国的黎民生命所关。只宜善保龙体，理会国家大事，岂可下同匹夫匹妇，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！”

番王咬牙切齿,说道:“我与南朝冤深万丈,怨结千重。斩吾大将,杀吾爱子,损吾妖客,残吾生灵。此恨悠悠,当入骨髓。我又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!”众军道:“国王爷爷,你须自宽自解。哈驸马多多拜上我王,说道他两个身死之后,要爷爷起倾国之兵,和他复仇,不可唾手投降,致令他两个死不瞑目!”番王道:“疾风知劲草,世乱识忠臣。我非不知复仇,争奈我今日有事之秋,满朝朱紫贵,就没有半个儿和我分忧的。”众军道:“这个倒不消责备列位老爷。哈驸马临死之时也曾说来,说道:‘若要复仇,空手不得前去。吸葛刺国界上有一座红罗山,山上有三个活神仙:一个叫做金角大仙,一个叫做银角大仙,一个叫做鹿皮大仙。须要去请下这三位大仙,方才是个赢手。’”

番王听知这两句好话,如醉初醒,似梦初觉,说道:“既然有些高人,可作速差下那一员官去宣他进朝。”

只见左边执班头目萧咄哈说道:“不可!不可!”番王大怒,说道:“当原日南兵一到之时,就是你叫‘不要!不可!’致使到今不利,怎么今日你又来说‘不可’?”萧咄哈说道:“我王息怒,听微臣诉来。自古用兵之家,知彼知己,百战百胜。臣观南朝那一班将官,足智多谋,沉酣韬略。更兼那两个异人,神通广大,道术精微。太子虽然武艺高强,不是他的对手,哈驸马愈加不在话下。故此一败涂地,身死国亡。这如今满朝文武,都不是个畅晓兵机之人,只要靠着什么神仙和他厮杀,岂有个做神仙的肯来厮杀,肯来帮人为不善?这又是画虎不成反类狗也!故此老臣说道:‘不可!不可!’”番王大怒,叫刀斧手过来:“这个老贼是私通外国之人,推他下去,砍了他的头!”满朝文武百官看见番王发怒,要杀左执班,没奈何都来保救,都说道:“太子、驸马新亡之后不可又杀大臣,恐于国家军务有些不利。”番王生怕不利于军务,只得转怒停嗔,说道:“把他权寄在监里,待功成之日,处斩未迟。”军令已出,谁敢有违,即时把个萧咄哈寄在监里。

监禁官回封已毕。番王道:“满朝的官,岂可就没有个肯去的?”各官又都是面面相觑,不做个声。只有右边执班头目萧咄嚙说道:“此莫非王事,悉凭我王差着那个就是。”萧咄嚙这句话儿,分明要在番王面前讨个好。哪晓得番王就是热粘皮,说道:“既是差着就是,我这里差着你罢。”萧咄嚙看见了番王差着他,他索性做个好汉,说道:“小臣忝居辅弼,受国厚恩,今日不幸当国家板荡之时,小臣焉敢袖手坐视。既蒙差遣,小臣

就行。”番王道：“你快去宣取他来，寡人自有重用。”萧咄嚙道：“那三位神仙，不是凡人等辈，以礼聘他，尤恐他不肯轻身就来，怎么宣召得他动哩？”番王道：“既是不可宣召，却怎么请他？”萧咄嚙说道：“我王须要修下国书一封，道达平素的殷勤敬慕之意。又须要备办下些礼仪币帛，以表三聘之诚。小臣赍了书，捧了币帛，到他山中再三敦请他一番，方才可以请得他下来。”番王道：“老卿之言，深为有理。不然，险些儿反得罪于这些神仙，做成一个画饼充饥了。”即时修书一道，土仪币帛各色，成文交与萧咄嚙。萧咄嚙拜辞而行。临行之时，又叮嘱番王道：“关门要紧，须则多备些榴木炮石，紧守着他，不可再与南兵厮杀。水门要紧，须则多摆些海鳅船只守住着他，不可轻自开放。”番王道：“这个寡人自有斟酌，你只管放心前行。”

萧咄嚙辞了番王之后，带着从者，早行夜住，饥餐渴饮，不觉的行了半月有余，却才到得一个山下。萧咄嚙心里想道：“来了这些日期，才能够看见这个山，这个山敢就是他么？欲待说他是，又恐不是；欲待说他不是，又恐错过了这个山头。”正在迟疑之际，只见一个小小的娃娃，赶着一群的绵羊，漫山温岭而来；那娃娃低着头，自由自在手里敲着两根简板，口里唱说道：“自小看羊度几春，相逢谁是不平人。浮云世事多翻覆，一笑何须认假真。”

萧咄嚙听见这四句诗，心上老大的惊异，说道：“这等一个娃娃，唱出这等的四句诗来，这岂是个尘凡之辈。且待我近前去问他一声，便知端的。”好个萧咄嚙，走近前去，叫一声道：“小哥哥，见礼了。”那娃娃原是个低着头在那里走的，猛空里叫上一声，他反吃了一吓，随口喝上一声：“畜生哪里走！”这分明是骂萧咄嚙“畜生哪里走”，那些羊只说是喝他们“畜生哪里走”，一个个都站着。即时间都变做了一块白石头，只见一山的白石头。萧咄嚙心里想道：“昔日初平叱石为羊，今日这个娃娃化羊为石，这却不就是个神仙？”扯着他倒头便拜。娃娃道：“你这个人有些傻气么？拜我做什么？”萧咄嚙说道：“大仙，弟子不敢烦渎，只是借问这个山，敢是个红罗山么？”娃娃说道：“我们不晓得，我们在这里：天为罗帐地为毡，日月星辰伴我眠。青衫白苧浑闲事，哪晓得什么红罗歪事缠。”

萧咄嚙又说道：“大仙既是不晓得这个山，可晓得山上有三个神仙：一个金角大仙，一个银角大仙，一个鹿皮大仙，都在这里么？”那娃娃道：“我

们不晓得，我们只晓得一鞭一马一人骑，两字双关总不提。纵是同行我师在，春风几度浴乎沂。”

道犹未了，早已不见了这个娃娃。萧咄嚙仔细打一看时，连一山的白石头都不见了。萧咄嚙心上却明白得来。怎么明白得来？这娃娃虽说是不得红罗山，“青衫白苎”，却不是红罗之对？虽说是不得三位神仙，“同行我师”，却不是三人的字眼？这一定是了，再不可错过。即时叫过从者，竟直走上山去。到了山上，起头一望，果然不是个等闲之山。只见：

云锁岩巅，雾萦山麓。望着巍巍几条鸟道，险若登山；傍那碧澄澄万丈龙潭，下临无地。偏生松柏，不长荆榛。时看野鹿衔芝，那有山禽啄果。数椽茅屋，门虽设而常关；一对丹炉，火不然而自热。十洲三岛，休夸胜地不常；阆苑蓬莱，果是盛筵难再。分明仙子修真地，岂比寻常百姓家。

萧咄嚙观之不足，玩之有余，心里想道：“此真神仙境界，说什么蓬莱、阆苑、三岛、十洲。”再行几里，远远的望见一座石门。萧咄嚙心上越发欢喜，说道：“有了石门，不愁仙洞。”却又趱行几里，到了石门之下，只见石门下有两个娃子。一个把块石头枕着头，眠在绿莎茵上；一个一手牵着一只鹤，两手就牵着一双，教他这等样儿舞，那等样儿舞，自由自在耍子哩。

萧咄嚙初到他的仙山，不敢造次，站了一会。这两个娃子只作不知。又站了一会，萧咄嚙起近前去，叫声道：“仙童哥，仙山可是个红罗山么？”那两个娃子眠的眠，耍的耍，不来答应。又过了一会，萧咄嚙又叫道：“仙童哥，你这仙洞里面可有三位老爷么？”那两个娃子还是这等眠的眠，耍的耍，不来答应。又过了一会，萧咄嚙又叫声道：“二位仙童哥，你可是洞里老爷的高徒么？”那两个娃子又是这等眠的眠，耍的耍，不来答应。萧咄嚙连问了两三次，两个娃子没有一个做声，心上老大吃恼，却又不好开言。只有跟随的一个老儿，年纪虽老，胆壮心雄，他看见那两个娃子左不答应，右不答应，他就怒从心上起，喝声道：“哇！你是什么天聋么？你是什么地哑么？有问则对，怎么一个人以礼问你，你通然不理会着？”天下的事，善化不足，恶化有余，转是这个老者发作他一顿，偏然就好。只见那个睡着的娃子，一骨碌爬将起来，说道：“你们是哪里来的？为什么事问着山？为什么事问着老爷？为甚么事问着徒弟？为什么事大惊小怪？唬

吓那个不断？”萧咄嚙巴不得他开口，连忙的走向前去，尽一个礼，陪一个小心，说道：“实不相瞒仙童哥所说，在下不足是金眼国国王驾下右执班大头目萧咄嚙的便是。特奉我王差遣，赍下一封国书，更兼土仪表里，轻造仙山，相拜你三位仙长。未敢擅便，故此借问这等两次三番。”仙童道：“我师父是个隐居避世之人，怎么又与人相见。”萧咄嚙道：“只念我学生不远千里而来，不胜登山涉水之苦。今日幸到仙山，岂可空手回去。万望仙童哥和我通报一声，见不见凭任令师罢。”仙童道：“既如此，请站一会儿。待我进去禀知师父，看他何如。”

好仙童，连忙的走进洞里面，禀说道：“门外有一员官长，自称金眼国国王驾下右执班大头目，带了几个从者，赍了一封国书，更兼有有些土仪表里，来见三位老师父。未敢擅便，叫徒弟先来禀知一声。”金角大仙说道：“我们避世离群之人，哪里又与他厮见？你去辞了他罢。”仙童说道：“徒弟已经辞他来。他说道：‘只念他不远千里而来，不胜登山涉水之苦。今日幸到这里，岂可空自回去？’故此央浼徒弟特来相禀。”银角大仙说道：“君子不为已甚。既是他来意殷勤，不免请他进来相见罢。”

仙童听知二师父说道：“请他进来相见罢”，就一路的飞拳飞脚，跑将出来，连声叫道：“请进！请进！”萧咄嚙不胜之喜，扭着衣裳就走。那随行的老者肚里还有些烟，一边跑路，一边说道：“仙童哥，仙童哥！”仙童说道：“你又叫我做什么？”老者道：“你那个师弟，你还劝他再读几年书来。”仙童道：“怎么再读几年书来？”老者道：“他肚子里不曾读得有书，要教什么鹤？”仙童道：“你还有所不知，我那师弟倒是个积年教学的人。”老者说道：“既是积年教‘鹤’的人，怎么这等娃子气？”萧咄嚙听见，说道：“讲什么闲谈，且管走路。”

一直走到洞里，见了三位大仙，萧咄嚙不敢怠慢，扯着就一连磕了二三十个头。三仙说道：“尊客远来，不消行这个大礼，请坐。”萧咄嚙不敢坐，即时奉上国书。三仙拆封读之，书曰：

金眼国国王莫古未伊失谨再拜奉书于金角、银角、鹿皮三位仙翁位下：寡人夙仰仙风，宜以身授命之日久矣。奈尘缘未断，国事助勤^①。近者不幸，更被南兵侵扰，变起门庭，祸延骨肉。先生慈悲度

① 助勤(kuāngráng)——急迫不安。